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十四回 會新親當場出丑 因賞月即席議題

五言古風一章曰：吾聞恥莫恥於羊公之舞鶴，羞莫羞於郭生之濫竽。鶴尚止呆立，竽即為驅除。周子尚公主，其名久自俞，何可不謙抑，昂昂稱丈夫。龐女推高手，眾不輕揶揄。乃敢與之較，誠哉是至愚。當場而出丑，寧不抱慚乎。

卻說瑤華正要起行，周青黛忽送一封書來，當時拆閱，乃是無礙子知會，周皇親要在王莊左近蓋造駙馬府，呈有圖樣，可即回莊定奪。瑤華將書收存，即趕著上路。

不數日間，已到莊上，見了無礙子，將汴梁一切情事說知。無礙子笑道：「王爺又何苦，做這樁不情的事。」瑤華道：「師父所言弟子不懂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將來自然曉得」遂將駙馬府的圖樣取出，令瑤華看定。瑤華道：「這他家的事，由他作主便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得略為斟酌，使他安心。」瑤華聽說，隨舉筆將後門通到寢宮後西廂房內，只改了這處，叫令史送還。無礙子又問：「這浪子可來王府成服應酬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都在這裡，直到王府喜事完結後，才入京去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在莊上和他不甚親密，想在府中必然比莊上又密切了些？」瑤華道：「府中匆忙，那裡還有工夫和他親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聞得他也能文能武，究竟不知他底裡若何？待他回來，我也要領教他一二。」瑤華道：「想在這一二十日內也就回莊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張其德來稟道：「前回來比武的道姑來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可引他進來。」不一回，張其德引了阿真進來，向無礙子、瑤華處各行一禮，又與素蘭、梅影等相見了。瑤華問她為何這多時不來？阿真道：「婢子時時要來莊請安，因父親身子病了多時，故不能如願。近日又攬了西客的鏢銀五十萬，要保他到長安交代，今日特來告辭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父女在家安逸些罷了，何苦又乾這個營生？」阿真道：「這也為貧所使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一去能賺多少？」阿真道：「也不多，只有一千五百兩銀子。」瑤華道：「路上要擔多少干係，也只得這兩個錢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享著富貴，不知貧家的清苦，上千銀子也算是小康了。若不是他父女武藝高強，那得有這項銀錢到手。」瑤華又問道：「幾時可以回來？」阿真道：「少則半年，多則八九個月。無礙子道：「即有這些時耽擱，你須多住幾天去。」阿真尚未回答，瑤華接著道：「極少也要住二十天去。」阿真道：「多謝師父和公主的恩德，恐怕數日之內就要起身，不能奉命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休如此說，如今天氣正熱，索性過了夏至起身，人夫們也好走動。我做主，你可叫帶來的老嫗回去，與你父親說知，相隔也不到一月，也不教過遲。」阿真笑而不應，瑤華忙喚周青黛來，傳知出去，先把真姑帶來的老嫗僱車送回汴梁，說他小主兒在此盤桓，要過了夏至才回家哩。阿真要阻，被瑤華喝令周青黛速傳出去。阿真見不能挽回，只得也向周青黛道：「煩姐兒且先叫他進來，我還有話囑咐他，才叫他回去。」瑤華道：「不許你私自囑他詭話。」阿真道：「既承師父和公主美意，要婢子多住幾天，那有不中抬舉之理。我要說的是別項的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才是我們合意的人。」

一會兒老嫗進來，阿真喚在旁邊，吩咐了一番，真個先令回汴。瑤華好不歡喜，當晚不教阿真的行李搬到早船，就安頓在寢宮住歇。又打聽荷花開了沒有。無礙子在旁邊道：「前日已聽見殷彩霞進來說，荷花將要開了，今年公主有暇，不知可好去賞玩？若可以去得，好把駕船娘預先知會她們修飾修飾。」瑤華道：「論禮原該服三年之喪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三年之喪，要分在家、出嫁，況你公公尚在，執定三年之喪，雖盡了在家贅婿之禮，然周家必有言說。且王爺並不在這個上講究，徐妃娘娘也無所出，就降服也說得去。依我主見，若回汴梁，遵製成三年之喪，若在莊上，竟可不必，以全兩家之禮節。」瑤華稱是。無礙子道：「既然說是，便可同真姑往荷花池上賞玩一天，以盡主人之意。」瑤華應允，隨囑張其德傳話出去，若荷花開了，即照前備辦，往池上賞花。其德傳出去了。然後晚膳，安寢。不題。

再說周君佐自成親以後，耽於酒色，不到兩月，把身子弄得虛怯異常，自家也知道這個緣故，所以在都中著實保養，調治得身子精壯，以討瑤華的歡心，所以直到五月底才想回莊。其時駙馬府已造成，而周皇親又有信，促其回莊遷移。瑤華意中甚覺不願，無礙子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，自應定個日子與他，還要應個景兒，願與不願，仍在於你，不可太執性了。」瑤華不敢違拗，只得請無礙子定了六月初四日進府。到了那日，周君佐先到莊上敦請，瑤華只得隨同進了府第，兩家禮數完全，自無庸細述。當晚就在府中歇宿，周君佐身已壯旺，不免又須加意奉承，瑤華正欲一試吞吐之法，故亦樂與周旋。然又不能久持，數日後依然罷軟了，瑤華仍自回莊。無礙子即令梅影回府替代，而周君佐竟不能辨真假，其愚亦甚可笑。且按過一邊。

單表阿真已盤桓二十餘天，這年是六月初二夏至，適值初四有遷居駙馬府之事，只得耐著待遷移之後道了喜再行告回。那知又擇初六日大開筵宴，遍請王莊上男婦上下人等，阿真亦在請數之列，又不便啟口。到了那日，只得隨同大眾過去。其時梅影已懷孕了，因身子不爽，獨留大樓下靜養。瑤華得知，深為欣喜。這日周君佐與瑤華乃是主人，瑤華預先囑咐周君佐道：「內堂只備兩席，一席專請無礙子和阿真，一席你同姐妹陪著大姥姥，戲班只令在前廳演唱，內堂只飲清酒到也別緻。」君佐惟命是從，不敢違拗。等到那坐席之時，瑤華與君佐兩個滴酒按席，又逐位把盞。無礙子坐了首席第一位，其次就是阿真。瑤華陪著第二席，周君佐之嫂是第一座，其周文鸞姐妹與君佐橫頭坐陪。食過數套，酒遍數巡，遂各告止。

撤席後，無礙子道：「聞得粉侯好武藝，久已要請教，今幸真姑恰好在此，粉侯可高興麼？」君佐已久知阿真有武藝，恐瑤華不肯教他親近，故不好啟齒，且日常每要顯手段，總有些膽怯無礙子這班武藝高強，今日酒後，又得無礙子一言，正中心懷，遂道：「真姑大好手段，學生恐不是她的對手。」阿真也道：「婢子那敢與粉侯交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不過家庭遊戲，怕什麼，只管交手作耍。」阿真道：「既承師父之命，婢子且告個罪。」君佐連忙阻住道：「你今日是客，切不可如此。」瑤華在旁也道：「真姑不必周旋世故了。」君佐興不可遏，先站起身來，道：「我先出丑，打一路你看看。」遂將長衣卸去，將出兩臂，即在中庭跨步，擺了一個家門，打上一路猛虎出林的硬拳，打的高興。瑤華在旁：「狠夠了，再換一路打罷。」君佐聽見瑤華說他，連忙又改了一路醉八仙的軟拳。無礙子從旁贊道：「這一路比前打得好。真姑你好上去，破他的架勢了。」阿真笑道：「遵師父之命。」也卸去外衣，把裙幅緊起，撿了一個空子，撲將入去。君佐借勢蹲下，一手搭住阿真的手臂，要拉翻阿真。那知阿真將身一躲，早閃在君佐之後，一個鬍尖把君佐顛出去了。君佐腳尖站不穩，早望階前踉蹌跌出來了。素蘭正在外邊走進，一手將他扶住。君佐還在發昏，道是真真又來打他，將手一揮，飛起一腿，被素蘭接住，卻不動手，說道：「若婢子再加一掀，恐粉侯又要跌到那裡邊去了。」於是滿堂大笑。君佐幸不跌倒，也就一笑而止。

無礙子道：「粉侯的手段也還去得，今日已領教了。」君佐又到無礙子這邊來，說道：「學生本是三腳貓兒，今日遵師父之命，故爾獻醜，往後還要謝師父教導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好說，拳路也還明白，只是常不動手，皆生疏了。無事時可請你令正夫人指撥指撥，自然精熟了。」周文鸞在旁拉著瑤華道：「嫂嫂何不此時就教導教導我哥哥。」瑤華道：「教導也容易，還少一件東西。」文鸞道：「少什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少件牛皮衣服。」大家不懂，道：「那裡牛皮好做衣服穿的？」瑤華只笑不言，梨雲恰在身旁，偏他嘴快，便道：「若不穿牛皮衣服，如何跌得起呢？」眾人又滿堂大笑。君佐覺得不好意思，一溜煙跑出去了。

無礙子和阿真遂告辭起身，瑤華同子女們都送回王府。這裡周君佐到了前廳看戲吃酒，不消說是連宵達旦了，阿真到第二日堅辭回去，無礙子不便再留，只得令長史僱車送回。瑤華再四叮嚀：「一到家中，務必即來莊上，我還要替你打算一件事，實是為你起見，不要失信。」看官，你道瑤華這句話說的是那件事？蓋因阿真與瑤華十分親愛，閒時將她父常常囑咐來莊尋個對頭的話，私與瑤華說知。瑤華也時刻放在心上，因不得其人，故有此囑。阿真也就懂得，千恩萬謝的灑淚而別。那晚後邊到做了瑤華的殉難忠臣，天下事未能預料如此。這是後話，暫且擱起。

再表周君佐一連請了好幾日的酒，瑤華嫌煩，只令梅影去替她，到了六月十三這一日，天氣十分熱燥，令人難受。午後幸起了

陣雨驟風狂，把薰蒸之氣掃去，忽變為清涼世界。紅日沉西，又見冰輪東曜，萬里清光，纖塵無染，不覺令人心喜。其時晚膳已畢，瑤華同幾個婢女在寢宮露地靜坐，素蘭在旁對瑤華道：「今日這一天，換了幾個光景，早間如此煩燥，午上大兩傾盆，這會又像新秋涼爽，可不奇怪。」瑤華道：「有早上之不快，才有這會的爽利。我們今晚不要悶坐在這裡，好到月台上乘涼賞月，豈不有趣。」薛比鳳道：「月台上好久沒有去頑耍了，今晚這樣好光景，卻不可錯過。」梨雲道：「公主可要去請師父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且慢，清清的賞月也無味，你去叫白於玉來。」梨雲得了一聲，飛也似的去了。不多一會，白於玉走到，瑤華道：「你去吩咐膳房裡備兩席酒碟，傳了女樂，我們要去園內月台上賞月，叫他們速速趕辦。」白於玉答應去了。又問周青黛道：「師父在房裡做什麼？」青黛道：「在炕上打坐。」瑤華遂起身，帶領素蘭們仍由廂房走到大樓下，無礙子在炕上見了瑤華們來，問道：「你們來做什麼？」瑤華笑道：「弟子見今晚的月色甚佳，因早間煩悶了半天，心不爽，此時才覺涼快些，特請師父到月台上賞月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天時寒燠，惟心靜可以解散，煩悶皆由你打坐工夫不透的緣故。既然鬱悶，且暫為開展，亦未為不可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白於玉進來回道：「公主吩咐備的酒碟，俱已辦好，擺設在月台上了，請去賞月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又備下酒了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非此不可助興，就請師父前去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好。」遂下炕來，領了瑤華們由迴廊走過仁知軒，上了石橋，已望見月台上人影幢幢，一聲檀板，樂聲齊奏。無礙子站在橋上，對瑤華道：「樂聲悠揚，卻要遠聽，若在面前，到不見其佳。可令女樂們到仁知軒來，我們在月台上遠聽更妙。」瑤華道：「師父說得極是。」遂令周青黛先去傳知，一面又叫白於玉，去將仁知軒中間的玻璃燈點上四盞，也與女樂們備著酒果。白於玉等應聲而去。

遂各細步慢行的到了月台底下，早有副史魏家駿的女人接著，引導各人上樓。無礙子同瑤華到得樓上，見四下窗櫺俱已打開，中間點上了四盞玻璃燈，椅桌俱鋪設齊整。步出月台，見地平上鋪下涼簟，設有矮幾兩張、酒碟亦已排好，仰天一望，如置身水晶宮裡。瑤華好不得意，低頭一看，月台兩角上架有兩大盆夜來香，青蔥滿樹，香氣襲人，問道：「這兩盆是那裡的？」素蘭道：「前日聽見太監們說是殷彩霞從江南帶了十多盆來，這裡送了四盆，駙馬府裡也送了四盆。公主都沒有見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那個留心到這個上去。既有這樣好花，為什麼你們都不插戴？」梨雲、鬱李齊聲道：「都戴了。」素蘭道：「公主頭上也戴著哩。」瑤華往各人頭上一看，道：「你們頭上戴著白星星的不是茉莉花麼？那裡有夜來香。」梨雲道：「是一朵茉莉花間著一朵夜來香。公主怎麼看不明白？」瑤華仔細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怎麼我這樣不留心？」忽聽仁知軒樂聲又起，無礙子道：「高處聽低處奏樂，又是一樣聲音。瑤華就請無礙子在上首一席坐下，自己旁坐陪著。無礙子道：「只你我兩人也覺寂寞，況又備下了兩桌。」對著素蘭們道：「你們都在那一席坐下，只留周青黛、白於玉在我這手下坐了斟酒。」眾丫鬟齊告了坐，然後兩圈兒坐下。

瑤華仰著頭，向月吟著道：「今夜月明人盡望，不知秋思落誰家？」薛比鳳在那席上道：「如今還是夏天，公主到先吟出秋思來了。」素蘭道：「今晚也像個秋景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只吃酒不吟詩，也覺辜負了這好月色。」瑤華道：「可喚小廝們也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一發叫他們去請了駙馬過來，我要領教他的文才。」瑤華道：「師父高興，叫他過來頑頑也好。若要他做詩，恐怕又是前日的武藝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曾經試過他了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弟子卻沒有試過，但聽他出言吐語，不像深通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也是皮相。」遂對周青黛道：「你去著小廝們，請了駙馬來這裡，一同賞月。」青黛答應，立起身來就走。瑤華又道：「你把琴也抱了來。」青黛也忙答應了。

無礙子道：「這浪子來時，你也略避一避再來，免他疑心。」瑤華道：「可以不必，他從大門進，我只當從後門裡來，比他原近好些。待他過去時，知會梅影一聲就是了。」無礙子點頭又道：「梅影身孕有幾個月了？」瑤華道：「我曾問她，說有三個月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好得狠，她早早分娩，好趕你的大事。」

瑤華忽聽樂聲又起，遂對無礙子道：「弟子看那道書上有《步虛聲》的曲兒，不知果有此曲否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此與《詩經》的笙詩一個道理，只有聲而無曲。我只記得唐人庾子山曾作有《步虛詞》，亦不過約略耳。其謂步虛者，《洞天記》上雲：群仙會於蓬萊方丈，聞空中珊珊有聲，則許飛瓊至，不過效珊珊之聲，以為曲故，並無曲文。你道書上所見，又不知何人所作，若得此譜，串作音樂，自必超出尋常樂章之外。」